

## 自己寫自己

有個寓言這麼說：

一個男人待在樹上不肯下來，理由是：如果他不待在樹上，大家就不會來看他。就這樣，當圍觀的眾人散去，家家戶戶點起溫暖的燭光時，男人在樹間聽到了村莊裡所有活動的聲音，「這些聲音全都收錄在他突出、光滑的耳殼裡，聲聲有如彈珠一樣滑過他心靈的會堂。」一晚，吹起寒風，男人凍僵在他不願爬下的樹上，「據說當他們把耳朵貼在他的耳殼上時，人們聽到了自己的聲音。」

人們從他人的耳裡聽到自己的聲音，會聽到怎樣的音調？叨念的是什麼？還是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了？

《香光莊嚴雜誌》自民國七十四年創刊，至今，也到了第一百期。像黑白電影裡快速撥轉的時鐘，一圈又一圈，從零到一再到百，應該還有很多說得不夠，沒有被聽到、看到的人、事、物，被晃動不清晰的雜訊給忽略了；能表白的，只有這九十九期裡，駐紮的字字句句。

《香光莊嚴雜誌》第一百期，不報導新聞不提供訊息，而是在未來中——還沒到來的，會是什麼？——留給您無數的空白，這是自由與參與。畫道彩虹，還是滿夜星空，由自己寫自己，讓自己被聽到。

「百期百吉」是回憶與祝福；每月修行功課是陪伴。修行概念說的，大概就像撥轉的時鐘，一日一日，一日再一日，為自己的存在，找到幸福。

香光莊嚴雜誌編輯組